

“密苏里”号受降仪式上的中国面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并作为同盟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团长理应为时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但他因忙于筹备在南京的受降仪式抽不开身，人选最终落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身上。

徐永昌主掌军令部多年，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在大本营作战决策上，被认为是既能关照全局，又料事如神的智多星，抗战期间功勋卓著。在徐永昌提议下，原军令部第二厅

九三阅兵总指挥，是这位中将

他声音洪亮，气宇轩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据央视直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韩胜延担任九三阅兵总指挥。

阅兵活动核心指挥

在九三阅兵直播画面中，韩胜延报告受阅部队列队完毕：“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韩胜延。”他声音洪亮，气宇轩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根据公开报道，韩胜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中将军衔。

按照惯例，每次阅兵均设一名阅兵总指挥，担任阅兵式和受阅部队的指挥者。阅兵总指挥通常由阅兵地所属军事单位(军区或战区)的军事主官担任。

作为阅兵活动中负责全程统筹与现场调度的核心指挥者，阅兵总指挥主要承担前期筹备、训练组织、受阅方队调度及向阅兵首长报告等职责，以保障仪式规范有序进行，展现军队与国家形象。

长期在空军服役

根据公开报道，韩胜延长期在空军服役，先后担任过原成都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原兰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原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司令员等职务，2006年被评为全军优秀指挥军官。

(情报厅)厅长、时任国防外事局局长的杨宣诚中将及军令部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李树正少将加入赴日受降队伍中。加上长期担任驻外武官的朱世明中将和王不承上校，代表团已有五名成员，还少一位专职联络翻译人员，长期在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部担任首席联络参谋、毕业于西点学校的王之少将成了不二人选。

徐永昌曾就“签受降书次序”“受降典礼时着何式服装”等事向长期跟随麦克阿瑟的王之讨教，后者表示麦克阿瑟必着便服，不戴勋章。但徐永昌认为出席如此重要的仪式



徐永昌(右)在受降书上签字，王之少将在他身边侍立。他身后高高飘扬着麦克阿瑟旗

必须注重军人形象，于是着军常服、佩戴勋表成了中国代表团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军便服的王之只能在当地找裁缝连夜赶做，以致他的新衣在颜色和料子上都与其他陆军军官的军常服不一样。

9月2日上午8时半，徐永昌登上“密苏里”号主甲板，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哔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带领成员们拾级登梯走至顶层甲板。

签字时，中国代表徐永昌排在尼米兹之后，因他不懂英文，又担心在受降书上签错位置，便要求王之陪同。

当所有人签完字，麦克阿瑟说道：“现在，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祈祷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2025年第17期 李崇寒/文)



2015年，韩胜延曾以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司令员的职务，出现在《解放军报》的新闻报道中。

官方信息披露，2016年，军改设立五大战区后，韩胜延调任西部战区副司令员。

2017年，他晋升空军中将军衔。阅兵现场，为战鹰助力，为胜利续航，加受油机梯队飞临天安门上空，三架运油-20A时刻准备为轰-6N、歼-16、歼-20飞机加油。

驾驶运油-20A的女机长刷屏全网，她是来自中部战区空军某部的谭红梅上校。

据了解，谭红梅的父亲谭桂康也曾是一名军人。在他眼中，女儿从小就懂事听话、自律要强，很少让父母操心。

据报道，这句格言是韩胜延与一位记者交流中有感而发所写下的。韩胜延认为，“对我们(军队)而言，没有‘假如’，也不能等‘明天’，没有紧迫意识，永远准备不好！”

这篇报道还提到，20世纪90年代初，韩胜延曾随团到国外留学。在海外的除夕之夜，他与战友面对五星红旗唱了《歌唱祖国》这支歌，之后，他夜不能寐，又写下一首诗《祖国在我心中》，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据环球人物微信公众账号 徐力婧/文)



先进的运输机，空勤宿舍、飞行教室、飞机座舱，构成了她“三点一线”的改装生活。

航理学习遇到难点疑点，她到处翻阅辅导教材，认真做好每一处笔记，每天坚持前往机场，在座舱里熟悉飞行操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在同批中很快实现单飞单放，完成改装，成为数不多的运-20机长。

对于飞行员来说，每一次改装都是新的进步、新的挑战；作为机长，谭红梅更加严谨细致。一次飞行中，她驾驶运-20遇到复杂气象，飞机不断颠簸，她按照特情处置预案，迅速展开操作，在极短时间内，让飞机恢复平稳姿态。

据中部战区消息，谭红梅的爱人张浩，也是中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名飞行员。为同一份事业而奋斗，张浩与谭红梅彼此信任、相互理解，出色地完成了各类重大任务。

当时，作为首批改装运-20大型运输机的飞行员，为了顺利完成改装，早日飞上国产

文/图 汤皓等/文)

排序

程应峰

评优发榜，红纸贴墙，三十个名字自上而下排成两列。有人驻足嘀咕：“怎么他排在我前面？”我循声望去，原来，他把这份按姓氏笔画排序的名单，误认为“贡献排行榜”。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排序方式不同，世界便悄悄换了模样；而人们又总把“次序”误当“价值”，于是生出许多无端的悲喜。

回家打开电脑，随意点开一个文件夹，点击右键——“排序方式”下拉菜单里躺着“名称”“大小”“类型”“修改日期”。按名称：从A到Z像一条笔直的公路，把文件压成一条线，看似公平，其实把“时间”藏了起来——最新写的稿子可能与十年前的旧稿肩并肩，像一对年龄悬殊的兄弟。按大小：体积大的浮上来，小的沉下去。按类型：同类抱团，异类隔离。按修改日期：最新一次保存跳到最前，像时钟倒转，“刚刚”成为

王者。昨天的荣耀、前天的泪水，被毫不留情地压到队尾。盯着屏幕，我想：如果人生也能像文件夹一样，随时换一种看不见的次序：谁更需要，谁就优先得到阳光、热水与抚慰。我发现，脱离键盘与鼠标，人依旧能排序，且排得温情满满。

音乐软件有个按钮：随机播放。它让下一首不可预见，让熟悉的歌单重新长出陌生。人生也需要这样的“随机”：偶尔打破自设的排序，允许意外插队，允许柔软领先。

世界辽阔，算法繁多，关键是我们心里要留一个“随机播放”键——在得意忘形时，让它把你调到后面，看看别人的泪；在自卑谷底时，让它把你送到前排，晒晒自己的光。

排序方式千千万，而生命只有一回。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在不断更换的列队里，守住自己的多维坐标，不急着比较，不困于位置。

(摘自《广州日报》)

爱秋天，但不是爱它的全部——不是爱它所有的好，也不是爱它的时时刻刻。

并非无心去爱，只是爱的能力不够。那些宏大的、深刻的、美到令人窒息的，或是转瞬即逝的，只让我战栗，却无法言说。

也没有那么势利，而是因更爱自己而学会节制。相反，我倒是愿意倾其所有，将我，以及我的中年，投入那无边的原野。

并非不信，我所爱之人或事，不再慈悲——拒绝我的白头与过往，也拒绝难言的此刻。而是说，是我的就是我的。草丛中繁花点点，美如天命。

在秋天，我开始愿意分享。万物有主，因果自持——谁播种，谁收割；谁流连晚风，谁便得见落日。在秋天，我愿有人替我坐在葡萄架下啜饮，在星空下书写。雁阵掠过苍穹，许多人抬头时，正见它飞入暮色。秋虫初鸣时，惊心动魄的不止我一人。

不止秋天，春天和冬天也是如此，包括一切美好的事物。爱是欣赏和分享，但直到秋天，我才真正学会无私。

(摘自《今晚报》)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到楼角转弯处，继续走到小区大门口，出大门到公交车站。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到楼角转弯处，继续走到小区大门口。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到楼角转弯处，继续走到小区大门口。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

下六楼，到楼角转弯处。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

下六楼，到楼角转弯处。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

下六楼，到楼角转弯处。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

下六楼，到楼角转弯处。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

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